

→ 滚滚红尘

□阿简

跟朋友聊天,话题不知怎么说到吃。

秋漠说起他小时候去给外公祝寿。外公家是个大家族,舅舅、姨多,表兄弟姐妹自然也多。等不及开饭,孩子们就对那白白胖胖的生日蛋糕起了意。这东西当时还比较稀罕,况且小孩子碰到一起,总爱吃抢食,所以蛋糕盒子一打开,臭小子们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。

虎视眈眈之中,大表哥踊跃出头,要替外公切蛋糕。大表哥切的蛋糕,块头都不大,表兄弟们年纪小,对这平常吃到的“奢侈品”又贪心,个个都嫌分给自己的那一份不够

→ 谈情说爱

□阿辉

他们就在半山腰里悬着,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。他们一起埋怨那个死导游,大家说步行上山,欣赏一下山里的风景吧!他偏要赶时间,说赶紧开到山顶,随便转转就得返程,要不时间不够用。而今倒好,大家都要命丧黄泉了。

能和她死在一起也好!他看着对面的她,痛苦地朝她笑了一下。她也报之以痛苦的微笑。尽管经过这些年风霜的洗礼,她的笑仍带着不可抗拒的魅力,就像那个夜晚,他无法拒绝她明亮的眼睛,鼓胀的胸脯和完美的胴体一样。那之后,他一直自我安慰说是受了她身体的诱惑,可是他不得不承认,那一刻,他的心在剧烈跳动,就像他以

→ 潮男潮女

□雨凉

在聚会中遇到一位近一两年来和大家只有电话、网上交流,在各种活动中从未现身的女朋友。我们上来先是嗔怪她重色轻友,恋爱以后简直就像人间蒸发一样。再细细打量她一番,又齐齐惊呼: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啊!

岂止是瘦,准确地说应该是容颜憔悴。坐下来深聊一会儿,我们才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:女朋友半年前结束了前一段对她来说刻骨铭心的感情。大概是为了走出伤感的阴影,她竟然神速地投入了另一段恋爱,而且用情颇深。那男生年龄比她小一点儿,但看起来很成熟,职业也是在婚恋市场备受青睐

→ 第三只眼

如何告诉你青是最美丽的颜色

那颜色,从很深很透的地方溢出来。比蓝深,比黑鲜艳,比历史更沉着。

□叶倾城

每段我陪女儿小年走过的路,幼儿园、钢琴课、舞蹈班……都是我们的知识大讲堂、百科全书及十万个为什么。小年五岁,无所不问,所以她突然问我“青是什么”,我并不诧异,只反问:“什么青?”倒是她淘宝用滥的“亲”。

“青色是什么?”

我犹豫了一下:“呃……可能是绿色、蓝色,也可以是黑色。青草是绿色,青天是蓝色。”我们一起仰头,上面是懒懒淡淡的初夏天空,“青丝是黑色。”——这个词有点儿生硬,“青纱”?她可能更不晓得。

“那,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青,是什么颜色?”

我直接卡住了:“……一种蓝色吧。”不会,里面已经分别列出蓝绿紫,所以应该都不对。我徒劳地又一次抬头看天:约纱一样淡如轻烟,明净如女孩子的裙,或者可以命名为“雪纺蓝”。我心虚地说:“我回家给你查查。”

书上说:青色是在可见光谱中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的颜色,

小算有声,大算无形

量,有样学样地“要等下一块”。然而等下去的结果是,合自己心意的“下一块”最终也没有来。大表哥的蛋糕切得越来越小,其他几个表哥率先醒悟,纷纷表示“我不嫌小”,把一个蛋糕抢了个精光。表兄弟们如梦方醒,可是大势已去,除了埋怨长辈们监管不力,只有号啕大哭的份儿——这眼泪想来该是双色双味的,一半儿是馋,一半儿是悔。

军人出身的远征,对这个章节似乎格外会心,一阵大笑之后,说起他们刚入伍的新兵蛋子。十八九岁的年纪,正是胃里能拉三套车的时候,加上一天的新兵训

练累得要死,乍一离家心里又空虚,胃口便成了济公活佛的宝葫芦,永远也装不满。可是连队的伙食,似乎总也不足量,于是到开饭的时候,就有人想出高招儿——把米饭在碗里压了又压,看上去不显山不露水的,一碗饭却总能比别人多盛三分之一。只是这样板结的米饭凉得太慢了,翻腾吹气儿忙活半天,也还是滚烫烫地吃不进嘴,倒是那些只盛大半碗的,很快吃完了回头再去添,反而能吃得心甜肚饱。

考拉牛听了这些若有所思,触类旁通地说起他在股市的经

历。前几年,他跟同事一块入市炒股,他自恃对企业有着深入的研究,对选定的价值投资型股票总有着莫大的信念和期许。而同事,则总是土狼一样地跟在他的屁股后面捡食儿吃——看见他买了什么股票就跟进,有了几个点的利差就出手,还口声声地劝他落袋为安,“见好儿就收吧,一口吃不成个胖子。”考拉牛对那厮的小富即安甚至是鼠目寸光的“娘们儿气”十分不屑,遇到什么聚会交流,总免不了把他的“取一毛”(“取”是对方姓“曲”的谐音,“一毛”是指买入股票后见有一毛钱

的利差就出手)拿来练嘴磨牙。可是几年下来,他眼看着行情一浪一浪地涨过去,手上却收益无多,反倒是那个“取一毛”,零打碎敲地见利就出手,反而聚沙成塔,涓滴成河,竟然成了挺殷实的赢家。

聊到这里,忽然有了一个短暂的停顿。也许是考拉牛那一脸的无奈和反思,触动了各自的心思吧。说起来,人这一生从小到大,总在刷新、重复着前人犯过无数次的错误,而错误的结果,似乎总陷入同一个魔咒: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,算来算去,最先中招的,常常是小算盘拨拉得最响的人。

大难临头才要爱

后的无数次见到她那样。

那时,他是厂里的办公室主任。她是新进来,在他手下实习的大学生。自从看了他写的几篇豆腐块文章之后,就把他的很多段落句子当成经典来背诵。她说她懂他,懂他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愁。对于他的文章,她往往一语中的。他也认为,在他的生命里,她就是深山老林里走出来的精灵女妖,迷人、魅惑,今生注定是要来摄他的魂,夺他的魄的。

那夜之后,她说,你离婚吧,跟着你,讨饭都行。即使厂里把你开除,你还有我。他使劲点点头。但在回家的路上,他很快就清醒了,他的妻子是常务副厂长的女儿,不远

的将来,岳父当上厂长,他就是副厂长,等岳父一退休……

他说,忘了我吧,权当一切没有发生过。他想她会大吵大闹,逼他给她找个更好的职位,或者找他要很多钱。他会想方设法应付,只要她不给他捅娄子。结果,一切很平静,她愤怒地看了他一眼,掉头离开了。

他通过关系,提前结束了她的实习生活,把她调离了办公室。不久之后,她就找了厂里一个老实巴交的工程师结了婚,他才算长出了一口气。可是,人算不如天算。他岳父并没有如愿当上厂长,反而被新来的厂长整得提前退了休。他呢,也就从主任降职为科

员。命运捉弄了他,要不是他有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和漂亮贤惠的妻子,他连死的心都有了。

他看着她,一如从前。在临死之前,忽然忆起种种往事,对她的爱一起袭来,他想告诉她,如果回到当初,他会毫不犹豫地爱她,抛弃家庭,抛弃一切。她的眼神含着笑,似乎在对他说话,即使现在相爱,也不算太晚,因为我们还没有灰飞烟灭。他站起来,走向她,她也站起来,走了过来。他们紧紧地相拥了。天,我们的爱,迟到了这么久。还爱什么,都快到站了!旁人看着他们,冷冷地说。是啊,已经快停船靠岸了,不爱就来不及了!他开始感到头晕目眩,天旋地

转了!啊,大巴跌落了!嘭,他的头撞在了石头的棱角上,头骨连着血肉开始朝外飞裂……

到站了,到站了,还睡!他醒了,原来是一场梦。头碰在玻璃上还不知道,睡得真死!大家都在笑他,包括对面的她。

下了车,妻子和儿子在等他。旅行怎么样?妻子问。还好,他心不在焉地答道。瞥了她一眼,看见她正和前来接她的丈夫亲昵,然后他们相互搂抱着走远了,她连头都没有回一下。

看什么呢?妻子笑着说。看春天,都已经三月了,春天还这样迟迟不来!他有气无力地说。今年,是倒春寒呢!妻子回答他。

夜店的邂逅

的那种。起初,两人可谓情意缠绵难舍难分。才不过两个多月,男方的热情便迅速降温,电话、短信、约会统统变得稀少。不久前的一次,她打他的电话,他说自己正在南方出差,便匆匆挂了。不一会儿又给她发短信说:我觉得我们做朋友更合适——这不等于变相在提分手吗?

她怎么也想不到,凭什么?两人明明是一见如故颇为投缘的啊!不甘心的本能一上来,便有些失态地发短信问个究竟。男方回复:对不起,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好大,真没有心情拍拖。

这口吻像是外交辞令了。我悄悄问她怎么

认识的该男生,答曰:和朋友出去玩时认识的。我又追问:那他和你的朋友熟吗?她支支吾吾:不……是和朋友在夜店玩时他主动搭讪认识的。

原来如此——多么天真的心态!夜店难道是个交友的地方吗?大多数时候,那只是个演练场而已。男人以搭讪的成功率,女人以被搭讪的成功率作为证明自己魅力的重要指标。光与影的闪耀,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状态,像是个蛊惑的游戏,吸引着型男素女参与进来。

想想看,假如是一个生活规律内心平静的人,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花费一整晚的时间去被那些高音喇叭折磨的,况且还要冒着破坏生物钟的危险。那么一

个正常人去泡夜店贴切的理由是什么呢?你说排遣寂寞也好,猎奇猎艳也罢,但总归不是想认认真真寻觅一段感情吧。

想当年,和玉女周慧敏谈了20年恋爱的倪震,有天晚上跑去夜店玩,几杯酒下肚之后情难自已,跟城大的大四女生张茱激吻,两个人的舌头在对方嘴里搅和了好几分钟。这一幕,恰好被狗仔偷拍,爆料给香港媒体。眼看事态扩大,人家倪震想到的,完全不是保护秘密情人张茱,而是第一时间安抚女友周慧敏。气得张茱把事情的由来和盘托出:两人3个月前便相识于兰桂坊的酒吧,倪震与她聊得甚为投机,旋即展开热烈追求。从网上流传的照片看,小姑娘的确样貌不俗,身材火辣。可那又怎么样?十几年前就把自己创办的杂志卖掉宣布提前退

休的倪震,确实断不了去夜店游玩。喜欢光顾夜店一方面是为了在长期闲散的生活里找到情趣和自信;另一方面,他和周慧敏投资的台球室里也有酒吧啊,人家去泡夜店可称之为体验生活好不好?前提是,在倪震的心中,端庄娴雅的女友要比在夜店中遇到的露水情人重要得多。

其实,许多通常意义上的好男人都尝试过“男人都会犯的错”,只要事后他们做出“很愚蠢”、“令伴侣蒙羞”的检讨,往往都得到了原谅。可是女孩子们,却不会因为有了那些错误的体验而得到幸福。所以说,与爱情的邂逅,不光要选对正确的人,正确的时间,还要有正确的地点。在某些场所中偶然相遇的男女,注定如电光火石,转瞬即逝了踪影。

把感情当游戏固然可惜,把游戏当感情未免太傻太天真。消遣方式与恋爱方式,是不能混为一谈的。

天青云破处”。青,就是中国,就是宇宙——没错,我们一向用青空和苍冥来形容它。

有鱼,被我们搅动,纷纷跳起来,落水的刹那如一朵朵水烟花。

尽兴而返,夕阳挂在楼群的塔尖上,凉风渐起。小年穿着救生衣,我还怕她冷,伸手抱她入怀,无意一抬头,刹那屏住了呼吸。像怕惊扰了什么,我小心翼翼地轻声说:“小年,你看,这就是‘青’。”将暮未暮,碧蓝天色里泛出黝沉,像釉蓝,并且是釉下彩,那颜色,从很深很透的地方泛出来。比蓝深,比黑鲜艳,比历史更沉着。

她坐在我膝上,也静静地抬着头:“青”的美丽,同时笼罩住我们,果然天似穹庐。有一天,我还会向她说起《敕勒歌》,我但愿有机会像此刻一样,带她去阴山下,以实物告诉她何谓天苍苍,虽然已经看不到风吹草低。

而我打定主意,要抽一个她不上课的日子去博物馆,让她知道,“元代青花瓷四爱图梅瓶”是值得专门设一个展厅,并且大书在展牌上的,她从此可以时时地认出“雨过

